

再谈牛奶

克罗斯诚实审视一项关于利用动物的日常假设——以及回避这一问题会对我们自身的演化造成什么影响。——中文翻译，译自英文原文。

乳业的实情

曾有人在电台上说，没有哪种动物比一头奶牛更不自然。她之所以不自然，是因为人类已把原本的牛变成了大自然从未打算让她成为的东西。我们借助种种曲折的手段，把她变成了一台产奶的机器——而我们特别关注的，正是这些手段以及由此带来的后果。

哺乳动物产奶，是为了哺育本物种的幼崽，直到断奶的年龄，届时奶水便停止分泌。这是大自然中所发生的事；为什么在奶牛身上却不是如此？

人们采用种种方法来阻挠事物的自然进程，好让奶牛产出远比顺其自然时更多的奶。倘若所用的方法不致造成痛苦，不致冒犯正常而自然的本能，也不需要屠宰，那么单单这一点或许还无可非议。

一头母牛除非先被弄成怀孕，否则无法产奶。这多半是通过人工授精来完成的，时机则由人类的市场需求来决定。小牛出生后，便被从母亲身边带走，有时在出生时，更常见的是在几天之后。倘若让母牛与小牛单独厮守，那么随着小牛接近断奶的年龄，母亲的奶水便会开始减少，最终停止分泌。

但这并非我们所需要的。我们需要母亲的奶给自己享用，而且量越大越好。于是小牛被带走了。

公牛犊——在全国奶牛群所产的小牛中占多数——过去通常被屠宰做成小牛肉，但如今在如此幼小时便被杀死的数目正在减少，因为越来越多的公牛犊被囚禁在育肥栏里，集约饲养成牛肉。

强行将母牛与幼小的牛犊分开，会给双方都带来一定的痛苦；一头母牛在牛犊被夺走之后，往往会一连几天几夜苦苦哀鸣。

通过在每次挤奶时把奶牛挤干，泌乳期——即奶水分泌的时期——便被延长了数月。再以浓缩饲料和特制饲料喂养她，奶量便随之增加。

为了开始新一轮的泌乳期，这一程序便重复进行；再次让奶牛怀孕，夺走她的牛犊，再次启动那套催乳的技术。

在她作为产奶者的有用生命走到尽头之际，人们通常这样答谢奶牛对人类的贡献：把她宰杀，将她的身体作为一块块牛肉出售。

倘若乳业要作为一门商业营生来经营，这些方法就是必需的——而没有谁真正在意要以任何别的方式来经营它。

1961年，《Daily Express》刊登了一篇支持育肥栏的文章，作者问道："在那些反对这种（育肥）方法的人当中，有多少人知道，去年有80万头小牛在出生几天之内就被屠宰，很大程度上就是为了让我们能喝到它们母亲的奶？"自那以后，到1965年，在如此幼小时被屠宰的数目已减少了一半。

1965年12月，《Daily Mail》指出了牛奶与牛肉需求之间的关联："……我们正进入一个以牛犊为首要目标、以牛奶为副产品的时代。……牛肉与牛奶的扩张，很可能轻易地使奶牛在1970年前增加50万头。它们每年会产出大致相同数目的牛犊，多数用于牛肉……"

因此，奶牛场所引出的道德问题便是这样的：以这种方式利用动物——仿佛它们是没有神经、没有感情（甚至没有母性感情）的机器——仅仅为了让我们能得到母亲的奶和牛犊的身体，这样做是否正当？

换一种说法：正因为我们自称比动物更有智慧、更为高贵，我们便无法逃避这一义务，即以一種与我们更高的智慧和更大的高贵相称的方式行事。这便是*noblesse oblige*（贵族义务）的含义——当我们对他者，无论是人还是动物，施加不必要的伤害与痛苦时，我们所贬损的是我们自己。我们给动物施加痛苦，也给我们自己造成损害。

道德问题的脉络

伦理上的考量，源自某些内在而主观的触动所构成的脉络，这些触动使某些人得出结论：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，其意义远比乍看之下所显现的更为深远。这样的人相信，人与动物共享这个星球，其目的在本质上是相同的。也就是说，动物如同人一样，是沿着一条不同却平行的道路，为了某种演化的目的而存在于此。我们无法用精确的言辞把那目的表达出来，但有一些指引的线索。我们从内在的触动中得知，我们有时所过的生活，比在别的时候所过的要更为美好。把这一点作为出发点是合乎情理且正确的：那些自私自利、以私利为念的行为，并不会提升我们生活所在的心智或精神的层次。此外，某些种类的行为，恰恰因为它们无私而慈悲，确实会提升我们心智与精神的气象，确实会带来一种更令人满足的内在生活。

没有什么比一个人对待那些自己拥有权力去支配的对象的方式，更能揭示他的品性了——纳粹集中营便是一个极端的例子。倘若我们把这一点再向前推进一步，便可看出：对于动物的世界——有时被称作我们较低等的弟兄——我们凭借自身优越的智慧，已经取得了几乎绝对的权力。正因为我们对它们拥有如此之大的权力，它们就像一张浸入我们品性之中的石蕊试纸。我们如何对待它们，必定会揭示出许多关于我们本性的东西。

总的说来，我们对待动物时，心中怀着自私的利益。这并非在整个领域中都成立，但在极为广阔的范围内确实如此。我们利用它们，以求最终产物是我们想要的东西，完全不顾这些生灵在世上真正的角色究竟为何。这样的思维不会停滞不前——工厂化养殖的滋长便是一例。

一种人道的替代选择

在一切对动物加以体恤的形式背后，都有这样一种感受：人与动物之间的关系，对人自身而言具有真切的意义。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回应这种感受——例如素食者，便以尽力使自己的食物尽可能人道来作出回应。这一过程是持续不断的，其中没有僵固，却有方向。这正是为什么会兴起种种努力，去为供人类食用的动物乳生产出一种人道的替代品。

在过去，素食者把动物乳当作一种正当的素食食物来接受，只不过是因为事实未被恰当地知晓；也因此，动物乳看起来与屠宰无涉。但一旦我们审视了事实，便能看出：商业化生产的牛奶，与肉本身一样，同是屠宰的产物。我们能看出，"何必为食而杀？"之中包含着"何必为奶而杀？"。我们能看出，这并非两个各自独立的问题，一个关乎肉，一个关乎奶，而只有一个问题——即肉—奶连续体的问题。动物乳的人道替代品的出现，正使人更容易接受由此而来的后果，但习惯难以骤然改变。许多素食者时至今日似乎仍被牛奶所羁绊，一如吸烟者被香烟所羁绊。

观念的僵固是一种危险的状态。生命是一股流变，而真正要紧的，是我们前行的方向。牛奶曾经不曾向我们提出难题，但在获知了事实之后，它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无可回避的难题。无视它所带来的后果，不仅会增添施加于动物身上的痛苦与暴力死亡的重负——它们还阻碍着我们自身精神的演化。

——莱斯利·克罗斯